

全译本

在用英文写就的文学作品中，这是我曾读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小说。

——伯兰特·罗素

(英) 艾·丽·伏尼契 著

司 仁 译
雨 辰 校译

牛 虻

NIU MENG



1561.4
3-02

〔英〕艾·丽·伏尼契 著
司 仁 译
雨 辰 校译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三 年 · 石 家 庄

全 译 本

牛 虻

59489

(冀)新登字003号

GROSSET & DUNLAP

PUBLISHERS :: NEW YORK

COPYRIGHT, 1897,

BY

HENRY HOLT & CO

牛 虻

〔英〕艾·丽·伏尼契 著 司 仁 译 雨 辰 校译

牛 虻

〔英〕艾·丽·伏尼契 著

司 仁 译

雨 辰 校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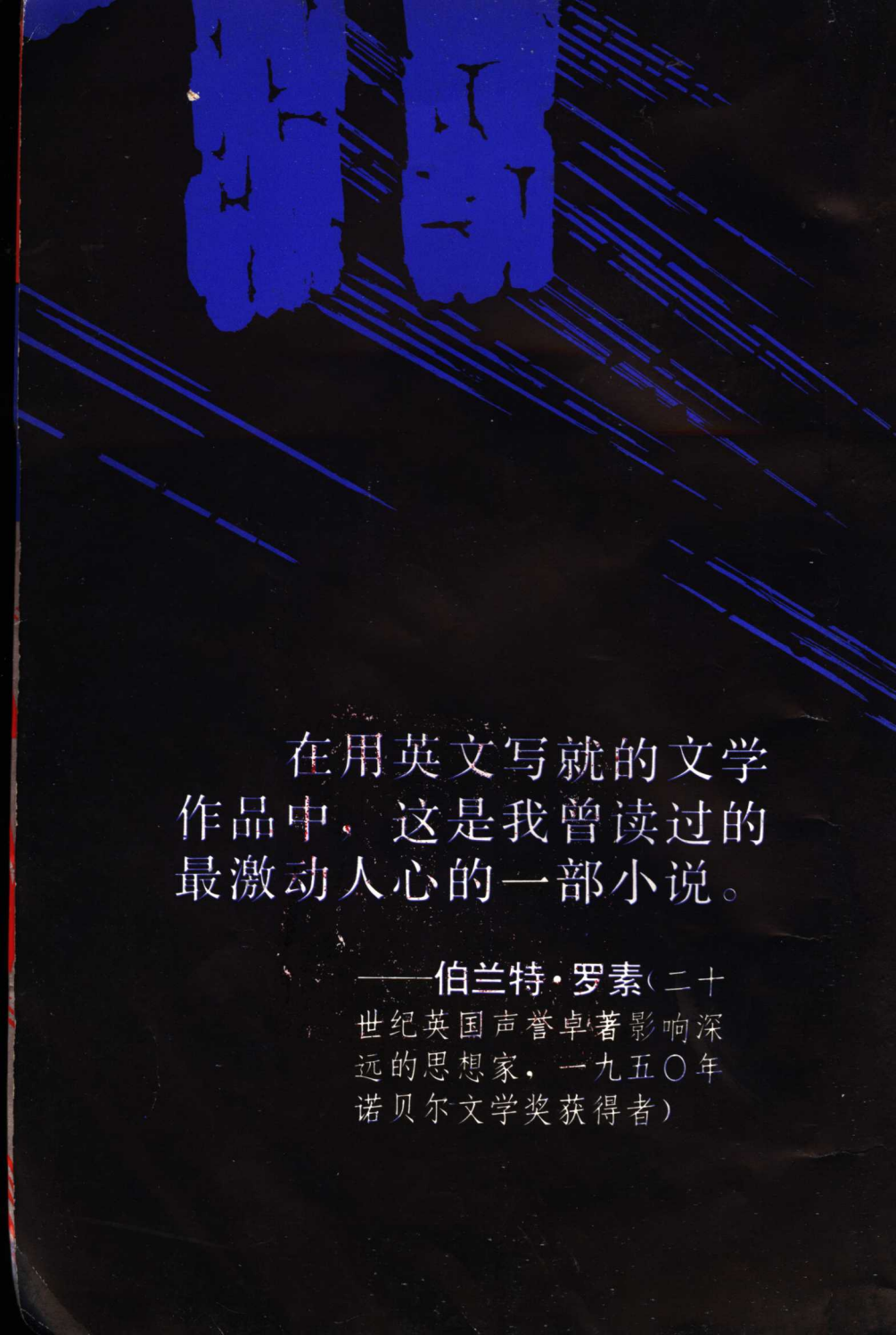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0.25印张 254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数：42,001—52,000 定价：7.20元

ISBN 7-80505-416-9/I·387

（全译本）



在用英文写就的文学
作品中，这是我曾读过的
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小说。

——伯兰特·罗素(二十
世纪英国声誉卓著影响深
远的思想家，一九五〇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内 容 提 要

幼稚、天真的青年亚瑟，当他还是神学院的学生时，便与自己的恋人琼玛一起投身了革命。由于对意大利反动势力认识不清，甚至企盼神父也能与自己一起为统一意大利而战，他陷入了残酷的现实之中——忏悔牧师的间谍行为，以及为他所一直崇拜的神父蒙太尼里的欺骗。彻底粉碎了他对上帝的幻想。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侮辱，使亚瑟成熟了起来，新的亚瑟——牛虻诞生了，并毅然走上了与教会斗争的道路，然而，当琼玛认出旧日的恋人时，牛虻已走向了刑场……

出 版 说 明

《牛虻》是英国（籍）女作家艾·伏尼契的代表作，当这部长篇小说于一九五三年首次译成中文出版后，在我国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热忱的欢迎与赞誉，无怪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巨匠高尔基对这部小说中的爱国精神与革命活力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今天，本着繁荣文学翻译事业的精神，更为了满足新一代青年读者的渴求，我们特请了姜亦箴、王振国、赵清智、梁玉琦及田庆轩等同志对《牛虻》版本作了新译，并聘请雨辰先生拨冗审校；为文学译苑添上一部新的版本，以飨读者，以期指正。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元月

译者的话

人到一定的年龄难免回首往事，我对往事的回忆常常由孩子引起。当我的女儿开始谈论外国文学作品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三十多年前所接触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记得我上初一的那年冬天，一位病退的伐木工人送给我一本书，那书辗转到我这儿不知道已经过多少人的手了。它已经很旧，但封面上“牛虻”二字依然清晰可见。于是在温暖的炕头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接连三个夜晚我几乎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掩卷之后，异常兴奋，挥手在扉页上写了几行诗：

你带着兴安岭的冰霜，
来到遥远的穷乡僻壤。
在我幼稚的心田，
播散着奇异的芬芳。

此书被同学发现之后，在班里相互传阅。由于我的几句诗开了先例，各种读后感想接踵而来。颜色不同，字体不一，三言两语，密密麻麻地在书前书后写了很多，使我叫苦不迭。后来又传给高年级学生，从此便一去不归了。

大约三年之后苏联电影“牛虻”来到我们这华北平原的偏僻村镇。第一场观众几乎是清一色的我校同学，全场爆满座无虚席。以后的几天里校园里张口牛虻闭口亚瑟，热烈的讨论持续了很久很久……

从此我对外国文学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并影响了我一生所走的路。

三十多年乃是一个人的半生，然而回忆起《牛虻》一书中的 人物，包括作者的名字仍然记忆犹新，书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第一排行刑的枪声响过之后，牛虻仍站在刑场上擦着脸上的鲜血，嘲笑士兵枪法不准的情景，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视死如归的含义。死前他没有豪言壮语，然而在垂死之际用最后的力量推开了眼前的十字架，使耶稣的脸上沾满了鲜血……

在不惑之年解释上述的一切是很容易的。确实，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生动、形象和直观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乃至生活。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已明确指出了艺术的教育功能，这一切只是对多少年前的结论再提供一个例证而已。一部伟大的作品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一部好的作品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众所周知牛虻给保尔·柯察金以巨大的影响，那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其实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乃至在世界……

爱子之心人人有之，谁不望子成龙呢？眼望着自己的女儿，联想起这一代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爱的目光首先落到他们的精神食谱上，有时虽不是沧然而涕却足使人长吁短叹，确实“四人帮”的文艺桎梏远比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严酷，何况这种桎梏

也不单是它们四个人在一夜之间打制而成的。文艺的破坏是严重的，文艺的复兴却是缓慢的，年青的一代有的走向港台的文学餐厅就并不令人费解了，我们不能对那些东西全盘否决，至少我认为没有见过大江东去的人对小桥流水甚至一潭死水也感到美丽可爱，此时此景倍感父辈的责任……常言说术业有专攻，考虑到专业的局限性，决心翻译一些文学作品来丰富和改善孩子们的文学食谱。

几十年风风雨雨使人亲身感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确实很长，斗争确实有时复杂、激烈而残酷。年青的一代仍需要牛虻那种为革命忍辱负重，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对革命忠诚不渝的献身精神。联想对往事的回忆，我们几位同仁姜亦箴、王振国、赵清智、梁玉琦和田庆轩相约、相议，决心把《牛虻》重新翻译出来，奉献给年青的一代。

我们不是进化论者，但确信中国的现实是一代胜过一代。当代年青人的优势是很突出的。记得我们年青时对很多事物充满了迷信和崇拜，眼前到处是偶像，生活中处处有权威，思想和行为总是要依附已有的某种模式，缺少自我，缺乏自信……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民是亿万个体的总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要变革要发展要依赖亿万开拓型人材，相比较而言，我们同代人缺乏的恰恰是开拓精神。如今年青的一代充满了自信，审视着世界，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失去的往往是美好的，羡慕的总是自己所没有的，我们非常欣赏当代年青人这种宝贵的气质。当前社会上仍不乏“九斤老太”，更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年青一代的这种优势，为此在推出《牛虻》的同时我们不愿摆出“教师爷”的架式指手划脚地先评说一番，以免自己陈腐的美学观点束缚新一代。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应促使这种发展和变化，因为它标志着时代的进步。相信群众就应该相信有知识有文化的年青一代，相信他们更容易理

解、认识和接受最进步的新时代的审美标准。具体到这本书，相信他们会摒弃糟粕，从中汲取真、善、美，以便改造和影响最终属于他们的世界。

十年浩劫结束了，年青的一代或直接遭受过磨难或心灵上留下过可怕的阴影。同是天涯沦落人，照理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欢笑和娱乐以冲淡旧日的悲哀，是的，艺术确实有一种娱乐的功能，但是《牛虻》却很少能给他们以娱乐，却要他们付出泪水得以力量。

原谅我们吧，孩子……

译者

一九九〇年六月

作者与《牛虻》

艾·丽·伏尼契 (1864—1960)，原名艾塞尔·丽莲·布尔，1864年5月11日生于爱尔兰的科克城。她的父亲乔治·布尔是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玛丽·埃弗雷斯特在哲学的感觉论方面多有著述。艾·丽·伏尼契——她后来以此名为千百万读者所敬慕——1892年与从西伯利亚流刑中逃出来的波兰爱国者米·伏尼契结婚。19世纪80年代，艾·丽·伏尼契在柏林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到瑞士和法国游历近一年。她早年心中所崇敬的一位英雄是古依塞波·马志尼 (1805—1872)，他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宣传鼓动家和革命家，争取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战士。他曾发起青年爱国运动，创立了“青年意大利”，这是一个旨在将意大利各小邦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将它们统一于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的组织。艾·丽·伏尼契敬慕马志尼所表现出的那种“悲怆的美和忧思的个性”，并

模仿马志尼的着衣风格，结婚前一直身穿黑色衣服，以表示对“世界悲哀现状之哀悼”。19世纪90年代初，艾·丽·伏尼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她的代表作《牛虻》。《牛虻》写成于1895年，但直到1897年才得以出版。英国著名的出版商威廉·海涅曼（1863—1920）显然害怕小说的煽动性会引起公众的“叛逆”情绪，所以他让亨利·霍尔特首先在美国发表《牛虻》。这部小说在美国一出版就获得了成功，接着在英国一版再版，并译成了多种文字。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时期。在奥地利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意大利被分割成许多蕞尔小邦。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们——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艾·丽·伏尼契所崇敬的马志尼——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拿起武器，前仆后继，发动了无数次起义，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

牛虻就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作品以他坎坷一生的不幸际遇为主线，大笔勾勒和细致描绘了亚瑟·勃尔顿（牛虻）饱受压抑和摧残后，背叛了他曾笃信的上帝，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忘我战斗的革命者。作者以出色的艺术手段，通过跌宕有致的情节，鲜明生动地塑造了牛虻这个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而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典型人物形象，体现了意大利爱国志士的刚毅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小说中，牛虻和情操高尚、气质超人的女主人公琼玛的命运紧密相关，共同经历了一场血火交织、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和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

在浩如烟海的英国文学作品中，《牛虻》是一部具有“铁的人物和血的斗争”的、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优秀小说，自出版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他们所喜爱的书籍之一。

第一卷



第 一 章

六月，一个燥热的傍晚，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的窗户全都敞开着，为了遮阳，百叶窗虚掩着。年轻的亚瑟正坐在那里翻查着一摞布道的手稿。这时，院长蒙太尼里神父停下笔，爱怜地注视着埋在手稿里满头黑发的脑袋。

“找不到吗，亲爱的？不要紧，我再把那一节重新写一遍，很可能被撕掉了。我让你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尽管蒙太尼里的嗓音低沉，但却洪亮，圆浑，那清悦的声调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那是一种天生的演说家所具备的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语调。每每和亚瑟交谈时，他的声音里总是充满深情。

“不，神父，我必须找到它；我确信你把它放到这儿了。你就是重写一遍，也绝不会和原稿一样了。”

蒙太尼里又继续写他的文稿。窗外传来昏昏欲睡的金龟子无精打采的鸣叫声。“买草莓呀！买草莓呀！”一声声拖着长音的凄凉叫卖声在街上回响。

“‘论麻疯病患者的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柔的步伐走到神父面前，而这种步态在家里总是会引起家人反感的。他那苗条

瘦弱的身躯不象是三十年代英国中等阶层的青年人，倒颇有些象肖像里所描绘的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小伙子，从他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到娇小的手脚，身体各个部位都显得那么精致，轮廓又格外分明。静静地坐在那里，准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漂亮的女扮男装的少女；一旦走动起来，他那轻柔活泼的姿态，立即会使人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黑豹。

“真找到了吗？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亚瑟。我老是丢三落四的。行了，现在我也不想再写了。咱们到花园去，我帮你复习一下你的功课吧！你哪一点儿还不懂？”

他们来到带有回廊的花园，花园里一片沉寂、凄凉。现在的神学院是前多明我会^①修道院的旧址。二百年前，这个方形的院落装饰得整齐、典雅，笔直的黄杨树围篱边上栽种着一丛丛精心修剪过的迷迭香和欧薄荷。现在，那些栽培它们的白袍修士被埋葬了，被忘却了，但芬香的药草在宁静的仲夏夜依然盛开着鲜花，只是不再有人来采集它们去配药了。石板路的缝隙间长满了一丛丛野生的荷兰芹和耧斗菜，院子中间的枯井里也满是盘根错节的羊齿叶和无根草。一簇簇的玫瑰早已荒芜，散乱的茎叶漫过小径；黄杨围篱间盛开着硕大的红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垂萎在杂草上；在那被人们遗忘了的枸杞树上悬挂着一棵从没有修整过也不曾结果的老葡萄藤，在微风中缓慢而又忧愁地摇动着那毛茸茸的枝头。

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夏季开花的高大木兰树，枝叶茂密重叠，就象一座高耸的铁塔，茎枝上开满了乳白色的小花。靠着树干放着一条粗糙的长凳，蒙太尼里在长凳上坐下来。亚瑟是在大学里攻读哲学的；因为在一本书里遇到难题，所以才跑来找“神父”帮助解疑的。尽管亚瑟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蒙太尼

^① 多明我会，又名布道兄弟会，俗称黑衣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圣多明我创立。

里对于他来讲却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蒙太尼里给他解释清楚了那节书后，亚瑟说：“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做的，我现在该回去了。”

“我今天不想再干什么了，如果你有空，是不是陪我多呆一会儿。”

“噢，好吧！”他斜靠在木兰树上，透过浓密的枝叶仰望寂静的天空中那些刚刚显露的淡淡的星星。那双在黑睫毛下闪烁的深蓝色的、美丽而神秘的眼睛和他康沃尔^①郡的母亲的眼睛一模一样，蒙太尼里看见它们赶忙转过脸去。

“你看上去很累了，亲爱的。”蒙太尼里说。

“我实在没办法。”亚瑟的声音里显出有些疲惫，神父立刻就觉察到了。

“你不该急着入大学，彻夜不眠地看护病人把你身体都拖垮了。当时我本该坚持让你好好休息一阵子再离开莱亨。”

“不，神父，那会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我再也不能在那间令人心碎的风子里呆下去了。那该死的裘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而对他来说，她是一根难以忍受的毒刺。

“我本来也不想让你和你家人呆在一起，”蒙太尼里温和地说。“我知道那可能对你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可我当时是多么希望你能接受你那位当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去他家住上一个月再来上学呀！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好多了。”

“不，神父，我真的不愿意那么做！华伦医生一家都是善良人，可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同情我——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就看出来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安慰我，可也会无意中提到母亲。当然，

^① 康沃尔是英格兰西南部一郡，那里的凯尔特人蓝眼睛，黑头发。